

卷三十六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三十六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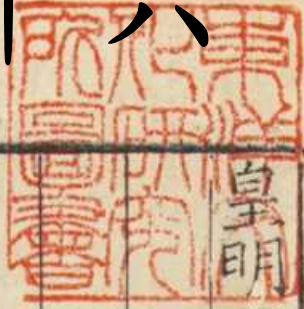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時已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為己人之利害不少槩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為得功烈之卑無足怪也而所以為士者果當如是邪然則公之孫與邦之士及四方之來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克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使刻諸石以告焉凡以資來助者其姓氏皆載之碑陰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五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六

記

水木清華亭記

王英

吳縣知縣吳復克禮世居福州螺江之陽有亭為燕游之所名曰水木清華亭蓋取晉尚書謝混西池詩之語云螺江地幽曠而亭之作據其勝近則嘉木森聳亭亭如車蓋清陰蔽虧涼颯時至水環繞而流明淨如鑑迴風激波遊魚出沒稍遠則有虎頭之峯若顧若蹲若踞自南盤迴而西與羊崎諸山相連屬而石陝渡在其前飛來石峙其後朝暮之間雲霞之舒歛雨霧之冥晦草樹之葱蒨與夫平臯遠岸沙鷗水鳥飛鳴上下遠近之景於斯亭一覽可見克禮日游於其中或讀書詠詩或彈琴酌酒或憑闌縱目意休休然甚適也嗟夫

人之情所好不同馳騁車馬於通都大邑與王公貴人遨遊窮極乎耳目之所好者人皆悅之而山林泉石草木幽寂之境好之者甚少克禮獨愛悅焉蓋異於時人也己非古之所謂若高明而遠眺望者歟吳縣大邑也政務煩劇克禮為邑宰清慎平恕事不苟擾民甚安之此可見其素所操履矣然而聲譽方隆顯用可待未得歸游亭之中以遂其樂乃屬中書舍人周某道其詳請記予嘉其志書以為記復招之以詞

螺江之流兮彌瀾濱江之居兮居所止白石磊磊兮山峙峙煙雲杳靄兮古木陰翳君之去此兮歲月逝遠啼鶴怨兮誰與為侶蓋歸來兮日容與擷芳華兮憇江渚膏吾車兮遠想從程清冷兮追涼風發高咏兮彈絲桐亭中之樂兮與君同

重建蔡涇記

常州畿內大郡也其屬縣江陰之南十五里曰夏港其東有閘曰蔡涇南引湖水北通大江兩淝蘇松漕運及閩越商賈之舟皆經此而江陰武進無錫三邑之田凡數千頃皆資以灌溉遇旱湖涸江潮退則禾稿死舟不可通有閘以節制其水則田不病旱舟不病涸矣閘之創相傳始於唐歷宋元以及國朝因其舊雖設官掌之而歲恒圯壞輒役民脩治用力甚繁而其功不可經久民與舟往來者病之知府莫侯之至常也政舉民安聞蔡涇久為民病欲圖改作以其事奏于朝既從其請詔巡撫工部侍郎周公為之經度公受命與贊儀議當撤其舊而新之有言新作則勞費滋多其功難成者公毅然力主其可初公因民有餘粟積於諸郡倉廩皆克豐足

會計其用可數十年矣乃發粟市材用諸物惟看報得乃取於姑蘇洞庭山工者亦蘇人令琢磨以舟載至皆給粟償其力石計四千五百丈木二萬二千株鐵二十萬鐵一萬庫有奇工匠計百人役民二千五百人食以粟計二千九百餘石始於正統元年八月以是年冬十一月成堅壯倍於舊時而聞之啓閉有節歲旱有備用行無阻人獲其利而不知興作之勞也父老相與慶幸述周公莫侯經畫之詳來請記以示久遠嗚呼河渠溝洫其利於人甚大昔創制之法與夫廢興得失人所共知而為政者莫能與其利至近時尤甚焉其故何哉不知水之利為民衣食之源故漫不加意欲有所興作者或謀慮不周或材不足任或懷私因以掣制其下安能興利以及民哉今天下糧賦北上供億者蘇松居其半歲時漕舟如山列運夫如雲集扶檣曳纜者綿亘不絕若商賈之舟尤不可以數計而其道皆由蔡涇水可使之涸而閘可使之久壞乎莫侯欲作之既知所先務周公能力成之而使民不知勞功大而利溥非有謀有為舉動無私焉能至此其功不亦偉哉刻石以記其成者固宜乃為之書周公名忱字恂如永樂甲申進士累官刑部員外特拜侍郎巡撫南畿內善政不可殫述莫侯名愚桂林人由工部郎中陞知常州以正直自持稱為賢守後之人觀二公之成績亦當有思乎

義山記

廬陵銅谿劉先生嘉會所居之傍近有山焉初無名先生以其寬衍深秀而閭鄉人之貧窮歿而無塋地者令皆塋於此今塚墓累累殆百餘所人皆以先生所為義士也因名其山曰

義山先生有學行文藝洪武中以明經薦至京賜華蓋殿說
書後分教壽州以言事稱 旨陞武進丞未幾罷官家居宣
德初用知者薦入 朝所司擬以校官時年八十以老不堪
事辭

上曰師表後進正宜老成人不聽先生懇乞骸骨得還鄉里
今年幾九十尚康強無恙鄉人德之者曰先生不慕榮利而
享壽考以行義之報也然其餘慶之發殆不止此將猶其在子
孫矣乎先生聞之曰吾欲鄉人死生之皆不失其所而不能
也吾量吾力之所宜而為是耳豈望報耶或者曰此仁人君
子之心繼推之以行之天下可也而有所不能行焉獨不可
惜哉夫士君子讀書學道得行其志者幾何人固常有墓大
夫掌九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民族奕而掌其禁令使皆有
私地域是則古之人無首賤貧富死而未有無地以葬者後
世山林川澤皆歸於民而據於大家巨室非細民所得有然
後有暴骸露骼者蓋多也今先生居一鄉使一鄉之人無是
患有古之道焉如得行其志而兼善天下則失所者殆少也
此世之所以惜之也歟先生誠仁人也使鄉人之所以祝之
者信然則其後人之食其報者其又可量哉予姑記之必有
以驗之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沈鍾伯律奉璽書擢守于
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于獄者凡千餘人尚
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
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于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頽

圮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
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
室曰門曰廡爲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甃甃不十日而
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祇祀于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
獄之繫囚交相媿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吾輩
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
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于江南
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晉狄梁公以
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
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
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
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

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
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徂於必勝窮兵瀆武破越
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彊而失
其富彊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
之也其闢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尔民
欲爲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
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
何有比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
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
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祀神農陵記

曾鶴齡

神農氏教民耕稼蜡祭醫藥交易之事開萬世衣食相生相

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卽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年

今上卽位實遣臣鶴齡齎香幣祝文求其陵行祀告之禮而陵在衡州之酃縣酃縣深僻若獠洞然故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壑五宿始至之後又三宿始將事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稱

上所以親遣之意既詳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忽慢遂跼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二尋許廣半之正面而直立或指以爲塚門又上少許有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高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爲異人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下有壇蓋舊有之新又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由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退坐公館取縣志觀之亦落其不載以問酃

庠諸生有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宋太祖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之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戴一笠持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咨群臣皆曰是非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南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之境求不獲將歸遇一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則炎帝塚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卽遣祀之遂成故典噫斯亦近於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傳說遂舉爲良弼孔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由是觀之則宋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苟因其故典盡其誠以享焉有不獲者邪予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宜盡誠焉耳陵之是否雖置勿辨可也

復本堂記

倫理叙名分正繫於世教使然者予嘗得其說矣世教不明

而其民父子兄弟之序或至顛倒繆螿者非其性不善也汙俗誘之也其教既明而父父子子兄弟第人得其正者非其性獨良也美俗導之也五雲東溪著姓郭氏當元盛世有無子懼之祀者遂子其弟可謂其名紊矣而以爲固然莫或易之迨

國朝洪武初其後裔按譜世次失倫大駭遂更正之復其故常此豈不有由來哉元有天下幾百年海內富庶人人足給民至老死不識兵革庶幾太康而獨狃於胡風不脩堯舜三代之教人不相非以至綱常淪斃我

太祖皇帝龍飛之初忿嫉其弊一正以禮法而汎掃之俾尊卑上下隆殺等級截然不紊而天下益以治富庶益盛於昔由此觀之則郭氏之先紊其名實與其後裔得改而正之者

皆世教使然明矣天高地下川流岳峙萬形明白而昏蒙翳之視者無見一日天大以風刮去淨盡仍復其舊而天下曉然豈非此理乎郭氏世次得正久矣又嘗扁其堂曰復本今年有來京師求予記者前金華丞正顯也正顯之言曰曩所失者曾祖雲祥府君後復正者叔祖崇良府君崇良府君嘗爲萬安訓導願請并記之嗟乎能復者固本乎上之教而非其人卓然不惑殆亦難矣昔孔子爲政欲以正名爲先子路猶且以爲迂况後世乎况以今茲而欲正數世之前之失乎夫誼之正者往往難於爲繼非特繼之難守亦難也然則郭氏派系之本必卓然不惑而後能復之也夫而後能繼守之也夫

舟之載航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凡傭
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焉其受直也恒倍或參伍
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不之任而亦不敢輕任
於人其責蓋甚重也哉歲戊戌予奉使北還買舟以載得寧
波舵師某甲予見其駭而使酒曰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
予以傭役人而乃貌取之乎且其直廉又易與毋慮爲也予
固疑之比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狼狽失勢者幾旁舟皆
呖之曰是特其小小者耳使之乎大江則將爲予問同載
者曰嚮吾言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已此特
其甚者矣暇渠之呖哉予曰然則是吾任者之過矣彼敢輕
以任人何耶應者曰予以彼爲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
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拙費博其
資利遠凡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傭必擇人况於舵師乎其以
身任載也毀譽不顧夷險在已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
重侔焉是誠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者則不然其於舟也朝
儻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利乘人之載而戈取之不得
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險泊然於中也彼欲載者樂其易
與且利其廉微倖以無事往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而况於
淮與湖哉予曰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與
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違情庸師勢迫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
車戒審如此天下惡有僨事者哉予曰嘻此名言也顧命童
子濡毫記之

重新孔子廟學記

陳循

鳳陽府古揚州之域春秋時鍾離子之國漢晉以來爲郡其

名不一

聖朝龍興於此吳元年賜名臨濠府越三年爲中都建中都
國子監政府曰中立府洪武七年 國家定鼎金陵復改中
立爲鳳陽府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其殿堂學舍自
創始至今凡八十有餘年中更都學之吏多矣而未嘗有脩
壞補廢於其間者以是士無所奮以志於學而由科目以登
庸者遠不逮於他郡是可歎也仲侯聞之來爲郡也首以爲
懼以謂學校風俗人才之本爲政所當先者不先其本而規
規於事爲之末以徵譽於公庭爭訟辨別之 子有不貴
也孔子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徒誦法孔子
者也敢不容心於是乃率或佐周覽廟學相其 壞有不可
乃者悉撤而圖新之中構禮殿翼以廊廡肖像以祠聖賢

其間凡廟所當有者無一不備外爲講堂環以齋舍儲廩以
饌來學之徒凡學所宜置者無一弗周材出於捐俸貲以率
僚案而省浮費以補缺工出於賃勤敏以乘間隙而止不急
以助勞經始於景泰二年三月十六日落成於明年五月二
十日既成仲侯遣人走書幣來京師求爲之記仰惟昔者
天厭夷狄亂華篤生

聖人以爲民主肆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後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龍飛
九五削平僭僞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然肇基不於他而獨
於此此豈非舜之諸馮文王之岐周殆有不可以與尋常州
郡同日語者况嘗建中都立太學天下英才畢集之所今雖
更爲郡學而詎可以廢壞不治以有忝於

聖朝龍興賢才豹變之淵藪乎宜乎侍侯首以爲懼而倦倦
任作新之責於今日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言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尚莫不有
也天下賢才無問海內海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尚莫不有
帝臣之願况居州里之間輦轂之下如水之先得濕如火之
先得燥有不相應相求爲尤易於他哉士之得生是邦游於
是學其視天下海內海外賢才已倍萬其天矣而又有賢守
之作新如此誠不自棄而加勉馬將見如水流濕沛然若决
江河而注之海如火就燥粲然若列星辰而麗乎天有莫之
能禦矣故於仲侯請記是郡廟學之成書以爲勸

坦齋記

金寧

吳宗政之居在京師東城關廟中撲然一室也署其題曰坦

齋予嘗過之宗政曰僕將思樂乎平易也先生幸有以
予曰平易天下之善道也而今人鮮克由之豈世方以奇崛
爲高艱險爲安好僻怪而樂深險以平易爲不足爲故弗由
邪胡不舉天下之所共由者而喻之哉周道如砥安車由之
鳴和鸞中節奏無不如意坐車中者暢然而舒泰江流一碧
巨艦中下風濤不驚棹夫唱和處舟中者晏然而無虞由乎
平易故能坦坦也若夫攀危逕履巉岩臨萬仞之壑逆百折
之瀧未有不神禱而膽落者不由平易烏能坦坦哉君子察
夫是理恒置心於平易之地舍躁而趣靜遵分以循理久則
心廣體胖將無適而不坦坦矣是故大易有履道之象聖人
有蕩蕩之稱皆所謂善也宗政起謝曰先生之言至矣水陸
舟車之喻僕未暇遠觀焉試以日接於目者言之僕之居四

通八達之衢也雞鳴而起貴賤紛沓騫利達者躋攀於分寸
殖財賄者較量於錙銖百技衆工四方所集忻者咲戚者悲
怒者搏強者效詭欺揶揄滑稽突梯千態萬狀以求售其術
寧有樂平易而坦坦者乎僕於是乃求喧中之寂掩戶以息
香一縷書數十卷或從事於佔俾鉛槧資之以爲養此外殆
無營焉願因先生之言勉其所未至以求自異於庸衆人不
知其不可也於是舉几布席豆羞觴醑樂予於齋內獻酢互
更懽然洽矣爲之歌曰坦兮坦兮去爾町畦絕爾多岐遵大
路兮以遨以嬉秣吾馬兮膏吾車吾與尔同歸宗政吳人敏
而好學善鍾王楷法爲時輩所推讓縉紳大儒皆樂與之游
宗政漢如也其自待與其名齋若不相背馳云

遊嵩陽記

歸叙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福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
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
期聞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携邑庠生王庸劉
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至河水清駛
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
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栢數百株蒼翠蔚然
可愛有碑二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琢誤云汾陽嘗領兵
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崗嘗出毒霧
爲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
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
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侵汾陽之謂矣一則緱山
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

自鞏至是十七里餘翌旦遵趙城陟輶轅道石經崎嶇盤迴
以上中有關名嶽嶺老卒數人守之時天旱邑人祈禱甚久
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顧謂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
樂之尤也轉西僅五里入少林寺木蔽翳仰不見日花草餘
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峯麓少室山當其南隱若屏列寺寺
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後爲講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
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
法予因歎曰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
學佛法亦然使世之爲弟子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者耶因
觀歷代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製達磨木師贊
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又向西北循崖深
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岬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

若在席下是爲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
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濟幽鳥玄蟬鳴聲上下倏然有
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巔有惠可菴有卓錫泉以榛莽蒙
翳不果上寺主僧二人曰圓宗林之廷者甚能言相與論辨
疊疊亦自可敬飯畢啓行逾十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
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深洞灘石礚礚按轡徐行毛髮森立
俄經一小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癡趨道左令導途者索
之彌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旱暵而赤色者南方朱火之象
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赤童子山又行十里
憇郵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
三寸許迺偉可觀觀畢即出晚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至
是又六十里明日同廣文劉仲武司訓吳永庸謁中嶽神祠

且默禱久旱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培塿不奇崛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蟲綿長數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爲降神殿三面皆圍生申甫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古督李丞命畫公模之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奉敕撰者碑最奇壯字體雖甚勁麗又漫滅不可讀并命諸生用紙墨模榻以考其舊既出李具酒餼于道士方丈相與宴飲甚歡丈室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金石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永康循北門遊嵩陽觀觀久廢惟古柏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爲大將軍有石刻識其下次者亦幾二丈圍亦皆封

次將軍塑之如張幃幄如旛車蓋風動又聞如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不能去惟

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河洛似獨遺棄豈造物者固有以庇之抑以孤處僻遠不見知於世邪前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泗間尋崇福宮卽太乙觀林深從者迷失道往返數四始達宮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燬于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樗蒲泛觴三亭今惟九里池存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湮則泛觴亭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卿士宴游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鑾輿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烟斷礎鞠爲丘墟樵人收豎得而辱焉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與天地長久永

存今既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有時哉升高以望遠則箕
穎諸山隱然如畫遐想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六峯綺
綰繡錯高挿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
超然若御灑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啓母石云
塗山氏所化其說怪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刹殿字頽
圯惟浮屠巍然南下則有周公測影觀星二臺廢址北顧嵩
高二十四峯舒奇獻秀歷歷可指竝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
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往遊是夕予冒風
寒頗不憚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以賞者其
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于簡以識予是遊之勤拜各
書一通一以遺鞏邑庶文吳公俾想見茲遊之勝一以留登
封學宮以備他日好遊者之故實云是爲記

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堂記

柯暹

宋有天下三百年海內臣妾無險釁一旦胡風偏摧江南失
守高城深池間雖有堅甲利兵曾勁草之不若獨丞相信國
文公未受王命毅然浩氣充塞天地使伯顏之餌不能釣一
舌世祖之謀不能屈一膝幽囚白刃不能移一心是蓋有日
月之明風雲之厲者在乎其見耳方瀛國未封墜石塞敵使
南冠不執安知吳越不可復中原不可圖然而不能皆天也
或又以爲既執之後張宏範說而誘之至再也世祖欲公附
之切也附而用之宜不下於宋也使能隱忍許臣於庭見之
時又安知無可圖者顧其思不出此嗚呼是豈足以知公者
哉當庭見之時一身之外皆元有矣此膝未屈爲吾敵國一
屈之後臣節凜然縱有可圖吾心已二萬一有成猶不能免

無成則是漢李陵之謀誰復可信此公所以吟嘯從容就死而靡他也其來永新聞固塘文氏六義堂拜詩乃公爲其族人正道所爲而題也因造其堂拜公遺像誦公之詩過錢市又瞻公像于文氏祠中宣德丙午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括蒼王公繼行過謁祠下命某易文氏祠爲丞相祠或曰文氏譜自五代時春元始至十世彥純生二子長曰卿次小山卿曾孫革齋生丞相爲鳳崗派小山之後爲固塘派族遠而義疎某曰不然文正范公親疎之論至矣以公之孤忠大節傳播宇宙間如日星之明不容掩矣爲宋而歿在宋當祀宋亡無祀之者雖敵國表勵忠節亦當祀况守公之故土而愛君之心同然者乎世無子孫雖鄉人尚義亦當祀况敦睦之族景先德者乎今其祠在京都郡庠者創于元已祀之矣其在

金臺時見一僧號全拙以戒行自高尚知慕公風節得拜于祠又聞一指揮者見祠宇傾圮尚能慨然新之求其姓名未得豈有鄉邦不如敵國吾儒不如武弁同族不如方外者哉祠因舊更其榜曰宋丞相信國文公之祠爲之歌曰玉關洞開朔騎南來孤忠矢志乾旋坤迴匪人自天我皇弗庇巡剛遠貞孔仁孟義般盤鳳崗摧彼雕梁固塘錢市六義孔彰篤維親親匪祀何祀子姓繩繩億千萬世

重修虞士祠記

祝顯

洪洞縣南去城一十三里官道之東虞士臯陶之墓在焉道西原上乃其祠也地可百弓坦夷高爽面離闔戶繕以周垣祠屋三楹中肖神像與侍從儀衛旁設齋厨數楹制皆麗儉蓋創自前代莫究其始建入

國朝載諸祀典守土之臣雖春秋共事而因陋就簡莫之加
意且其民俗去古既遠罕事文學罔知貴貴尊賢之禮故舉
其地里祠墓傳舍稱號一以神名名之無所諱避任治教者
亦莫之戒識者感焉景泰初予以侍近出官山右按部茲邑
恭謁祠下顧瞻廢墜爲之驚惕乃命有司封植其墓正其祠
額凡觸神諱者一切禁之於是邦之吏民稍知敬憚而觀風
問俗入其境者亦知趨式焉今年春予復來茲屬縣令尹鑑
脩其祠之未備鑑循而才克事其事次第畢之加於舊觀因
謀伐石請書其事用勸邦人且示來者其用心可謂遠矣於
乎自兩儀既分人極肇立世稱至治者必曰唐虞而士寔當
時名臣群后之所首讓者其謀謨道德載諸經傳有天下國
家者師之則治萬世臣子之所咸仰况洪淵爲神明之里則
凡生於斯吏於斯者尊崇敬仰是訓是行宜先他方安可頃
刻而或怠之者矧今幸遇
聖天子更化海內風動冥孚默契賢才彙征以光輔盛治駸
駸三五之隆則夫是方之間寧不有感發興起以追遐軌者
乎故曰有其君則有其臣也然則是祠所繫其於治教豈云
小補之哉後之君子尚體諸焉庸書以記

所化研究
圖書



卷之五



